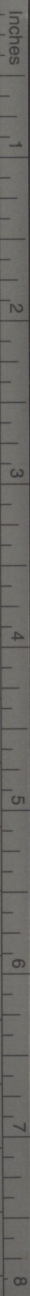


校刻
漢書評林

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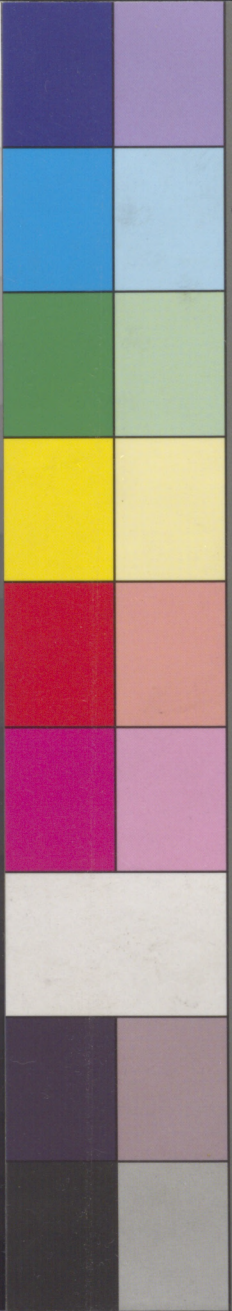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黃震曰班氏以外戚列匈奴之外戚非以漢世外戚之禍慘于匈奴歟既復以孝元皇后別爲之傳即繼之以王莽而漢事終焉母亦可悲矣陸按此叙仍史記原文揭一命字立論以後段暗應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成法不用武功也

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師古曰禹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啓也而桀之放也用妹喜師古曰妹喜桀之妃有施氏之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

行丈夫心桀常置妹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師古曰妹喜桀之妃有施氏之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失道於是湯伐之遂放桀與妹喜死於南巢師古曰妹喜桀之妃有施氏之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

有嬖師古曰有嬖國名其女簡狄香燕卵而生商而紂之滅也嬖師古曰有嬖國名其女簡狄香燕卵而生商

姐已師古曰姐已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辯辭與於姦宄嬖幸於紂紂用其言毒虐衆庶於是武王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不爲之戰武

王克殷致天之罰斬姐已頭縣之於師古曰姜嫄有邰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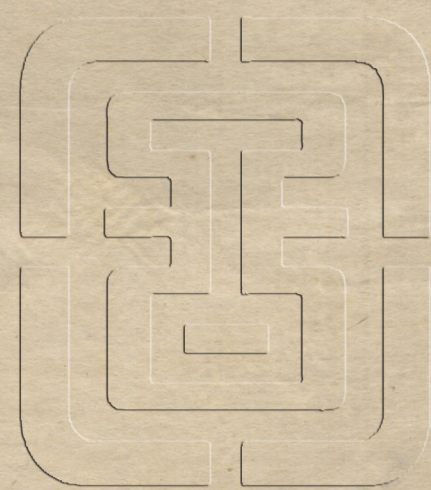
小師古曰姜嫄有邰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白旗以爲紂之亡者由此女也師古曰姜嫄有邰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

禽也淫褒似師古曰謂黜申后而致犬故易基乾坤詩首關

隹書美釐降師古曰釐理也尙書堯典稱舜之美云釐降二女于媯汭言堯欲觀舜治迹以己二女妻之舜能以治降下二女以

成其春秋譏不親迎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年紀履須來逆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始

德其春秋譏不親迎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年紀履須來逆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始



迎也。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禮之用。唯婚姻

為兢兢。師古曰。兢兢。戒慎也。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

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未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

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

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成子姓矣。而不能要。

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

變。惡能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

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子曰皇。天

二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

號焉。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至武帝。制婕妤。嬪。娥。媛。華。

充依。各有爵位。師古曰。婕言接幸於上也。仔美稱也。嬪。娥。媛。華。皆美貌也。

隆按漢興以下
班氏紀后宮
爵位綴于叙之尾
云

隆按如淳注汲
黯傳亦曰諸侯
相秩真二千石
而百官表乃無
此秩此不可曉

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

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

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

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

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第千三爵也。充依視千

石。比左更。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師古曰。右

一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第十爵。長使視六百石。

比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

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掌。亦象外之五官也。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

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師古曰。涓。絮也。無涓。言無所

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其家子以入宮。未

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服虔曰。陵外

隆按呂皇后張
史記呂后本紀
輻輳之

隆按先提太子
為人仁弱為下
文護趙王提呂
夫人張本娶戚
后為人剛毅為
下文鳩趙王殺
戚夫人張本

隆按呂后殺戚
夫人鳩趙王此
序而不能要其
終暗與命字相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好相人高祖

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

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太

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

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

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

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

數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

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

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侯次兄釋之為建成

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

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

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日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

暮常與死為伍師古曰與死罪者為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

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

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

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

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鳩飲之遲帝還趙

王死師古曰遲音直二反解在高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

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精以藥熏耳令聾也瘖不能言也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鞠鞠之域謂窟室也鞠音巨六反名曰人彘居數月廼召惠帝視人彘

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

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

師古曰令太后視事已自如太子然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

發喪哭而泣不下師古曰泣謂淚也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

盧舜治曰讀呂
后傳管怪其鳩
趙王如意及其
戚夫人矣及其
祓于霸上也過
積道見蒼狗機
其腋因病腋而
崩五行志以為
天禍予則曰此
殆人福歟

李德裕曰揚子
雲美辟彊之覺
陳平非也若以

董子庸敏善捕
呂氏之情奇之
可也若以反道
合權以安社稷
不其悖哉授兵
產祿幾危劉氏
皆因辟彊啓之
向使留侯而在
必爲戮矣
陰按其哭廼寤
與上哭而泣不
下相應
梁潛曰高帝豈
不知毒流至此
哉說者謂其平
之教高帝往往
忍小以就大晉
獻之驪姬秦皇
之扶蘇高帝審
之久矣然獨恨
高帝之剛明有
所未盡者牽於
糟糠之愛而忽
滅宗之禍乃拳
拳然屬周勃以
安劉置周昌以
重趙所謂滔天

之執已成乃欲
以一手障之吁
何益哉
隆按漢祚卒侈
外戚由朝廷尊
寵之過制以故
每傳必書爲列
侯若干人數史
氏蓋有微意云
隆按萬方終無
子即叙所謂既
離合矣或不能
成子姓也亦暗
應一命字
一本所作子

王維續曰然而
無益也句叙所
中斷語令而有
味

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
未師古曰解猶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
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
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
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廼哀呂氏權由此起廼立孝惠
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
王恢師古曰共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
弟產爲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
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
周呂侯爲悼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病犬禍而崩語在
五行志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
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
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爲變必據兵

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
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
之而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尙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
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
萬方終無子廼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
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

廼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
壯即爲所爲師古曰爲其所爲謂所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
亂廼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

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或爲皇帝而以呂祿
女爲皇后欲連根固本牢甚師古曰然而無益也呂太后
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

漢書卷九十七 外戚

陰按薄姬以下五傳本史記文而益損之

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置留也。北宮在朱中央宮之北。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縣。及諸侯畔

秦。魏豹立為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

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

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

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

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

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

貴母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

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

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懷然憐薄姬。是日召欲

陰按此兩美人者故相與笑薄姬初約以起漢王之問此正不相忘處

交按相生天子夢龍據曾皆暗應叙中命字而從代而不見數子呂后亦不可謂非命也此史氏微旨當于言外得之

凌延知曰迎立代王乃以薄氏仁善故即上般之典以有娥一段意

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胷。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

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為

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太后母

亦前死。葬櫟陽北。廼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致

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

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

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廼召復魏氏。師古曰：復之也。

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疾者一人。太后後文帝二歲。

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二歲太后乃崩。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

即今所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故特自起

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

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

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

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吏而主發遣宮人者也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

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廼肯行

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師古曰嫫音匹昭反孝惠七年生景帝

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

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文帝立數月公卿請

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

陶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王後更為梁王是

為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音工喚反於是

茅坤曰叙次曲而纖悉隆按王后生四男更病死是序所謂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亦暗應一命字

隆按少君脫岸崩之厄又卜數日當為疾亦暗應叔中命字又接聞皇后家在觀津與上其家不知處相顧

徐中行曰早建太子教養外戚雖有所懲實為國家不易之法

薄太后廼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

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后

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

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

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師古曰厭音一甲反少君獨脫不

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其主家也聞皇后新

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

嘗與其姊采桑墜師古曰墜謂墮樹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

帝召見問之其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曰

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師古曰

曰乞沐具而為之沐沐訖又飯食之心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

廼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

且縣此兩人師古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

隆按無寵見廢語在王皇后傳

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於是乃選長者之

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

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去。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伊姬皆

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

侯。長君先死。封某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

昆弟子竇嬰。俠喜士。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

侯者凡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

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

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十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

一再三乖謬皆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

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居所居。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

后取以為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立

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

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

王臧荼孫也。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

為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

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

寵也。倚音於綺反。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

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

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

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

為太子。而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

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

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

隆按卜筮當貴夢日入懷俱暗應命字又按是時以下一段波及栗姬

呂祖謙曰利之
所激深宮之女
皆饑秦也
茅坤曰卽晉驪
姬故智

隆按後女弟兒
姁亦復入應上
兩女當貴句

茅坤曰三嫁古
家而更相疾古
以日平原君母
又曰外家也
后之外家也
得從田氏而附
奔長陵亦古以
來所無之事
隆按初皇太后
一段本褚先生
文補入了金王
孫生一女案
茅坤曰此一
不如史記之詳
而嗚咽

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子

日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

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

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計未

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

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

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專非汝所當得言遂案誅大行而

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

人為皇后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

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字生四男兒姁

蚤卒四子皆為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皇后長女為

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慮皇后立九年

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

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

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仲

為共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

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初皇太后

微時所為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言隨俗而在閭巷

未顯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嫣音偃帝曰何為不蚤言乃

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

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太姊何

臧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

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

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

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

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

隆按史記附陳皇后始末于衛皇后傳中班史為立一傳是又按十餘年而無子亦應既離合矣不能成子姓句

盧舜治曰后開司馬相如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而相如賦后長門賦以悟主上后復得幸此亦可以補傳之隆按號字根微字來

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為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德義之序。而妄祝詛也。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

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

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侯反。

武帝即位數年。無

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

孟康曰。祓除也。於霸上。

水上自祓除。今二月上已祓禊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

還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

師古曰。侍音侍也。辭音丈紀反。

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

夫侍尚衣。

師古曰。尚主也。時於軒中侍帝。權主衣裳。

軒中得幸。

師古曰。軒謂軒車。即今車之施轆者。

還坐。驩甚。賜平陽庄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

師古曰。拊謂摩循之也。行矣猶今言好去。

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

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為列侯。及皇后姊子

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青為

隆按史氏子青去病封侯處曰

有功曰亦以軍
功見其封不以
椒房故云
茅坤曰子夫本
屬平陽王家謳
者及子夫貴立
為皇后而子夫
弟青迺得尚平
陽主此古今來
所無之事也漢
朝婚姻無法度
如此
隆按青尚平陽
主史記載是時
平陽主寡居一
段詳甚

隆按史記附李
夫人于衛皇后
爾傳之尾僅數語

王禕曰追尊李
夫人使配食此
霍光不學之過
茅坤曰霍光稱
重器何於帝之
崩猶為曲媚如

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皇
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
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鈞七夫人更幸師古曰更互也音工
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懼不
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遣宗
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門蘇
文姚定漢興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
師古曰瘞音於例反衛氏悉滅宜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諡曰
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在社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

千人樂其園
故號千人聚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
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
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

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
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
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
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
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
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
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
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
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
敢以燕媵見帝師古曰媵與媵同謂不嚴飾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師古曰第但也
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
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師古曰
面而嚮裏也歔音於是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
虛歔音許既反

隆按史記封禪書云少翁見上有所幸王夫及夜至王夫人及寵鬼之貌今班史以此說置李夫人傳中則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矣蓋漢書誤爾
王世貞曰漢武秋風一章幾於

九歌矣思李夫人賦長卿下子雲是耶非耶二言精絕非耶茅坤曰讀詩賦亦絕古今者之

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攀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廼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幄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姍行貌音先安反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美連娟以脩嫫兮師古曰嫫美也連娟纖弱也嫫音互

娟音一命櫟絕而不長師古曰櫟截也音子小反節新宮以延貯兮師古曰延貯也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野與泯然滅絕意慘鬱鬱其蕪穢兮孟康曰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於山椒兮奄脩夜之不陽孟康曰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翳也脩長也陽明也秋氣慤以淒淚兮孟康曰桂枝落而銷亡師古曰淒淒寒涼之意也桂秋芳香亦喻夫人也慤音千感反淚音辰神瑩瑩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置託沈陰以曠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曠與曠同未共猶未半也言年歲未半而早落蕃華故痛惜之蕃音扶元成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也相羊翺翔也幼音一小反相音襄函菱荻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李奇曰荻音敷孟康曰菱音綏華中荻也夫人之色如春華含菱敷散以待風也師古曰的容與以綺靡兮縹飄姚虬愈莊孟康曰言夫人之重積也的容與以綺靡兮師古曰縹飄姚虬愈莊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在風中縹姚愈益端嚴也師古曰縹音匹妙反燕淫行而撫楹兮師古曰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時也娥揚揚其娥眉師古曰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師古曰帝自言中心追逐夫人不能已也包驪接押以離別兮宵寤夢之紅顏者言在墳墓之中不可見也

芒芒師古曰言絕接押之權而遂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

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師古曰躊躇足也躊躇音躊躇合韻

預反執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師古曰荒超兮西征

屑兮不見師古曰屑然疾意也靈淫敵芫寂兮無音師古曰

字恩若流波怛兮在心師古曰流波言恩寵不亂日師古曰亂

賦中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孟康曰佳娥師古曰娥妬關茸將安程兮

師古曰言娥妬關茸之徒不足與大人為程品反方時隆盛年夭傷兮

也關茸衆賤之稱也關音吐臘反茸音人勇反方應劭曰弟夫人弟兄弟也子昌邑

韻古曰傷合弟子增欲洩沫悵兮王也孟康曰洩沫涕洟也晉灼

曰沫音水沫面之沫音涕淚交集覆面下也師古曰沫音洩是

也悵悵悵也洩音鳥洩下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年未之未也悲愁於

邑喧不可止兮師古曰朝辭之間謂小兒嚮不虛應亦云已

兮師古曰嚮讀曰響響之隨聲穴當有應而嫵妍太息嘆稚子兮

孟康曰夫人蒙被歎歎不見帝哀其子小而孤也晉灼曰三輔

謂憂愁面省瘦曰嫵冥嫵冥猶嫵妍也師古曰嫵音在消反

言倚所持兮孟康曰恃平日之恩知上必感念之也師仁者不誓

豈約親兮如淳曰仁者之行惠尙一不以爲既往不來申以信

兮師古曰死者一往不返情念酷痛重以去彼昭昭就冥冥兮

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嗚呼哀哉

想魂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

家族滅矣

孝武鈞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

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

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

其父坐法官刑爲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師古曰雍門在長

廣記云趙父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鈞弋宮師古曰黃圖鈞弋宮

隆按史記褚少孫傳鈞弋獨詳又按望氣者言與手即時伸皆暗應命字

司馬光曰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鈞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

臣通探上意知
其奇愛少子欲
以爲嗣遂有危
皇后太子之心
卒成巫蠱之禍
悲夫
茅坤曰不如史
記原文甚悉可
爲悲涕
胡寅曰鈞弋夫
人不聞其過以
預防淫亂而殺
之過矣

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
薨。鈞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
與眾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顯
恣亂國家。猶與久之。師古曰與鈞弋。捷仔從。幸甘泉。有過
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主俗人呼爲女陵。後上疾病。乃立
鈞弋子爲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
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鈞弋捷仔爲皇太后。
發卒二萬人起棗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爲順成
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
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
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築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期
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築。築奉

蓋。雖風常屬車

師古曰屬連也

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

不復見馬邪。欲下吏。築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
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
爲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爲大將軍。太僕
築爲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
封築爲安陽侯。初。築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
沐出。築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
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蓋主私近子客河閒。丁外人
師古曰子客子之實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
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
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爲尚幼。不聽。安素與丁
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

茅坤曰漢書闕
關之法如此即
平陽公主之私
童偃故事也

隆按年甫六歲
應上尚幼句

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時得入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

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

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

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年

甫六歲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

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

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

諸良人侍御皆亂師古曰其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

大將軍光為丁外人求侯師古曰守求請之及桀欲妄官祿外

人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闌入

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

罪迺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

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

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

喪姊莽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

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引此言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

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

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

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恚師古曰寢漸也遂結黨

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

如皇后何安曰逐廢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且用

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

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

語在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光

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

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

隆按連書不聽
不許見光執正
而桀等謀殺所
由起云

茅坤曰糜字當
作糜字讀

桀安冢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安冢並在霍光冢東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

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

絳多其帶服虔曰窮絳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絳古絳字也窮絳即今之緹縈袴也令音力征反

後官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

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

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

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直張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

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

兄恭以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

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史

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五

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付史

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取

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

三子皆以舊恩封長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

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

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

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大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

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

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諡曰悼后祖母史

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

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

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媼初上即位

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媼令太

劉敞曰元帝尊上官為太皇太后宣字誤

隆按王夫人傳叙求外祖母王媼一節摹寫母子相失相隨之狀如

茅坤曰序王姬微時不厭零碎

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
 王姬姬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為同
 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姬始婦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產
 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
 子劉仲卿宅仲卿謂姬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姬為
 翁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即今之絹也音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
 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
 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姬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
 仲卿載姬始共求姬姬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
 受一錢也師古曰言不嘗得其聘幣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曰不也後
 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
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姬與姬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
 謂曰我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訟理不肯行翁須曰母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任

隆按求錢用隨求錢欲隨無錢用隨用三隨字意脈相貫

隆按辭皆駭悼似類而非是句相顧

聽之不自言 何家不可以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可安居 自言無益也姬與

姬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

五人同處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姬與翁須共宿明日姬始留視翁須

姬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姬歸糶買未具姬始來歸曰翁

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

貞及從者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

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

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

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宣奏王姬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

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

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

千為湯沐邑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

六千戶初姬始以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姬始富貴追

賜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

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本號廣明。故長太子傳云。皇孫及上夫人。皆葬廣明。

後以置園邑奉守。改曰奉明。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

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

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

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越宮者聽之。後為宦者丞。

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分。搜索罪人也。其殿中廬有索長

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師古曰。殿中廬。築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

也。緘。束篋也。音工減反。廣漢索不得。宅吏往得之。師古曰。須得此繩。索者用為桀之反具。廣

漢坐論為鬼薪輪掖庭。後為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

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

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

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

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廼衛太子後也。幸得

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

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也。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當大貴。

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廼置酒請之。酒酣。為言曾孫

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材下劣。尚作關內侯。書本或無人字。可妻

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廣漢重令為

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結婚姻。重音音用反。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

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少女。與皇太后有

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晉灼曰。儀向也。亦未有

一本下當上有言字
隆按卜相當大貴暗應序中命字

隆按曰公卿心儀則霍氏謀立

后可知曰大臣
知指則宣帝不
得明言之情已
見且既立矣而
光猶謂后父不
宜君國至歲餘
而始封為君噫
此豈宣帝心哉
史氏謂霍氏禍
萌驂乘予獨以
為立后一節霍
氏禍根也他日
弑后之事光雖
不前知亦焉得
辭其罪哉

漢書卷九十一

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僥仔為皇后。
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
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內其女。

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
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

師古曰：過辭。夫入乃行入宮也。為我求安地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
左右。師古曰：辟音去之。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晉灼

曰：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諫弑許后事。衍曰：夫人
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

願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
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為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反。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

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音丘呂反。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
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師古曰：與衆醫

共雜治之人有先嘗者。何可行毒。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

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
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

丸。以飲皇后。晉灼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
無有毒。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衍

出。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
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取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

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
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

后立三年而崩。諡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為杜陵南園
後五年立皇太子。廼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為平

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侯。延壽
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侯。無子絕。

漢書卷九十一

十一

隆按追提許后
事與霍后比並
形容史氏蓋深
惜之

茅坤曰后之陰
賊乃如此

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壽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為
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孝宣霍皇后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淳于衍陰殺
許后。顯因為成君衣師古由謂縫作嫁時衣故也為音于偽反補衣入宮具。勸光
內之。果立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
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
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
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嘗駕侍從甚盛。賞賜
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燕立
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
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
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

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
顯遂與諸壻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
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
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
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
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中。後十二歲。徙雲林館。廼自殺。葬昆
吾亭東。師古曰。昆吾地名。在藍田。初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
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
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

于維楨曰叙五
王后止以謹慎
無子故卒無寵
隆按所當適輒
死亦暗應叙中
命字

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
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
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
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為婕妤。是

時館陶王母華婕妤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
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曰許

后所生故曰許太子幾為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

者遂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無

寵封父奉光為中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

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諡曰共

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

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食

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

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

為中成太后中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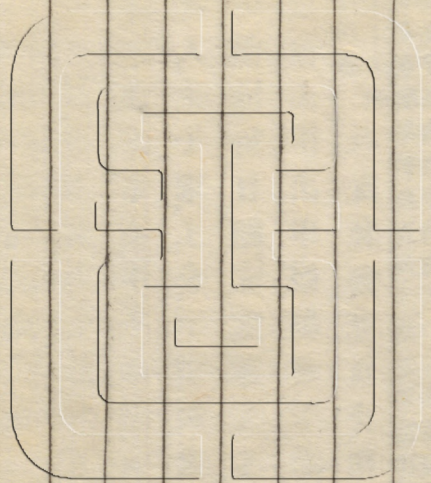
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別為墳王奉光

后陵次宣帝陵東故曰東園也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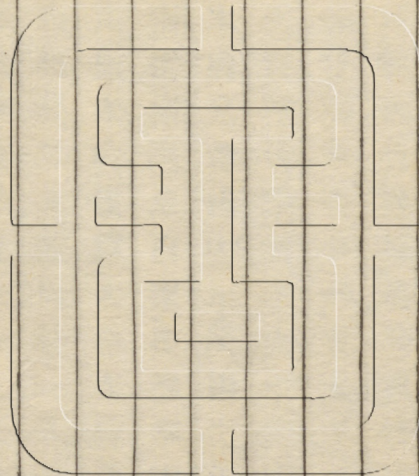
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讀曰贊惟中成

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為中成

侯至王莽乃絕



漢書評林卷九十七上終



漢書評林卷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頃侯

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外戚莫盛焉。自有傳淳子長即其一也

隆按傳王皇后以別有傳不詳迺獨次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句蓋莽所以篡漢者以此故特揭而言之

隆按兩次失之應序中不能成子姓句且伏後上無繼嗣案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悲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

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

白太子權說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

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復生

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

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

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

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妙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語尙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專委任鳳。廼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彙。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賤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掃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修。曠職尸官。師古曰。洿與汙同。曠空也。尸主也。安主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

真德秀曰。許后
 上書輕揚浮
 躁宜其致禍
 茅坤曰。予覽許
 后文詞。粲然然
 其謙約守盈之
 義。鮮矣。特谷永
 輩以天變日蝕

委之后宮一節
 蓋出于畏王氏
 之權而移之后
 宮。抑不思王鳳
 以下。獨非椒房
 之近幸乎。語所
 謂兔之避鷹於
 其首不於其肘
 也。

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書甫往反。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師古曰。此言謂家吏之言。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

吏乃謂衣服處置一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如之也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伎佞必欲自勝師古曰宦吏奄人為皇后

師古曰宦吏奄人為皇后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曰尚貴時謂昔被寵遇之時也操持也音千高反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邪言內中所須舊故中官乃私奪左右之賤繪及發乘輿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服繪言為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其好者左右多竊怨者甚耻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妾遺賜人於事則可而后之衣服自當如舊也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薄命端遇竟寧前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世而比之豈可邪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所賜外家輒上表迺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石肉百斤耳蘇林曰宣帝美人也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夫日者眾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莫若日蝕大自漢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塗按以陰侵陽句此篇綱領

茅坤曰可見元
成時絕不知王
氏之權移漢祚
也谷永張禹孔
光輩之罪通天
矣

與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
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又安獲

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襄誠秉忠唯義是從師古曰東

又惡有上官博陸宜成之謀師古曰上官上宜榮安也博陸博

也惡音鳥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

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

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

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官也當何以塞之日

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官

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

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

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

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

鈞陳此又章顯前尤著本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

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

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陳持弓也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

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阜曰陵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

應也廼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

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

易凶師古曰咷音挑解並在谷永傳言王者處民土如鳥之處巢也不顧

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

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

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

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

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

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

按斯昭陰盛
句結應陰侵陽

有食之既故詔引 己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己戊皆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明

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

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

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

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師古曰彤音弋中反祖己曰惟先假

正。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師古曰解並在谷永

傳。即飭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謂祖己所今皇后有所疑便言皆以戒後宮也

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

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

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

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

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

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與矣。世

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

放焉。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

隆接以上采向
永之言暗指許
后以下方入所
報之事

隆接何戴侯也
句以后疏有戴
侯敬侯皆得蒙
恩句故云

真列女傳雖為
女寵發然指深
王成帝知損許
切成帝知損許
后之奢而不知
抑王氏之借詔
善聽言者邪詔
辭深厚爾雅度
非欽永輩不能
為

張晏曰己戊皆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

師古曰解並在谷永

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

師古曰矯正也枉曲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

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始也惡音烏

師古曰以謙約為先

師古曰謙謙元反

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

而谷永等遂署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久之皇
 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
 為媚道。祝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師古曰。諛古詛字。事發
 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
師古曰。在林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凡
 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
 圖。林光宮有長
定宮。後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
 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
 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
 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
 后敗。先是廢后姊嬀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嬀者后
 姊之名也。音靡。因為之小妻。長給之曰。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
 為左皇后。廢后因嬀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
 有詩謾。師古曰。諱感亂也。謾。媒汙也。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

隆按數通書記
 與前聽慧善也

書相應

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廡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

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娥同。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再就

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柘觀。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

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

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

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

妤。張晏曰。楚王好田獵。姬為不食禽獸之肉。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窈窕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

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婕妤

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

起。廼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

王鑿曰。婕妤辭
 同輦數語。綽有
 鷄鳴婦人之風

隆按。婕妤豈不
 知平進而得幸
 而因之奪寵也
 耶。蓋其退處之
 心。自見寵時已
 然矣。不待趙氏

嗚妬始自危而求其養于長信也

盧舜治曰健仔漢室一士女也讀其辨認數語溫厚和平言之者無罪聽之者不憎使移其語於戾太子何至于有江充巫蠱之禍耳

茅坤曰賦之藻思營勝相如

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浸盛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其音居用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師古曰何任也負也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念息兮申佩離以自思師古曰念息言懼而喘息也離袿衣之帶也陳女圖以鏡監女子適人父視結其離而戒之故云自思也

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

事哀褒閭之爲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閭妻嫪方處故云爲郵郵過也美皇

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師古曰皇娥皇英女英堯之二女也女妻也虞虞舜也任太任文王之母

姒太姒武王之母也女虞女音尼據反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師古曰舍息也

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留華色落也播音扶元反

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繼祿而離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師古曰二觀並在

上林中豈接人之挾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離遭也

移光兮遂晦莫而昧幽師古曰晦與暗同又音烏感反莫猶被讀曰暮一曰莫靜也讀如本字

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天地雖有罪過不廢拜也奉

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一曰流謂等列也共酒

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師古曰其音居容反酒音灑埽音先到反願歸骨於

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陵下也休陰也重日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音

直用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闔扃師古曰正門謂之音應門扃短闔也音

工獎 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師古曰：落，水氣所生也。萋，萋草貌。

反冷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綵兮紈素聲。師古曰：感，動也。言風動發帷裳羅綺。

也綵綵衣聲也。綵音千賄反。綵音蔡。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為榮。師古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覲，下節也。言視殿上之地。

曰覲字。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綦，履下節也。言視殿上之地。

則想君履綦之。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師古曰：雲屋，言其體貌狀若雲也。雙，音徒對反。

徒對反。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雲屋，言其體貌狀若雲也。雙，音徒對反。

覆翠羽於下。微上見。師古曰：孟說是也。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

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此虞與娛同。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

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命母不舉。三日不死，迺取

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學歌舞。號曰飛燕。

師古曰：以其體輕也。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家。上見飛燕而

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

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

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

立封趙婕妤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為皇后。

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

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

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

同。今關西俗云髹髹盤朱。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

頭也。塗以金塗銅。白玉階。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陛也。璧帶往往為黃金釭

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璧帶，壁之橫木露出

茅坤曰：趙后怙寵，奪權濁亂中。宮甚且妬絕後。嗣罪案如山而

漢書所載詳而。不隱假令子長。為之當必益然。若水壺秋水眉

隆按帝之封長。以長得太后指。故而實非以前。白罷昌陵功。故

班史下一追字。無限委婉。王維慎曰：極叙昭陽舍容麗形容絕幸昭儀意。

隆按卒皆無子
應叙中不能成
子姓句且伏後
殺許美人及曹
宮所產子案

茅坤曰成帝暴
崩必以多欲故
趙昭儀焉得有
毒死之事語所
謂享非分之福
必蒙無辜之災
是也

唐順之曰飛燕
之惡具之詞

奏中

隆按知是何等
兒也與誰兒也
相應

如帶者也於璧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鉦若車鉦之形也其鉦中著
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鉦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
宮未嘗有焉姊弟顯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師古曰末年

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

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

王衍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

虎殿在未央宮中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

拜之文贊請延昏夜平善鄉長傳綺讖應劭曰傅著也師古曰欲起因

失衣不能言晝漏上七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

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眾謹譁怪

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

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

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

侯趙氏族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

人及故中官史曹官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

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師古曰業者掾之名望者史

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

房張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官即

曉子女前屬中官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官對食

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妬忌也元延元年中官語房曰陛下幸官

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官腹大問官官曰御幸有身其十

月中官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有婢六人中黃門

田客持詔記盛綠絳方底師古曰絳厚縑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

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

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官曰善

臧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後

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牘木

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

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

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

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于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

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

服虔曰。慳直視貌也。師古曰。慳音丑。庚反。字本作慳。其音同耳。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

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舜擇弄為乳母。

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

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

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鄧展曰。赫音兄弟。闕猶

紙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為闕。蹏師古曰。今書本赫字。或作擊。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

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讀曰汝。偉能即宦官。讀書已。曰。果也。欲姊

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

隆按我兒男也與母問男女相

應

侵下而生。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奈何

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謂太后。官飲藥死。後官婢六人召入。出

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寧自殺邪。若外家

也。晉灼曰。寧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縊死。晉灼曰。縊音繆。縛

也。師古曰。繆絞也。音居虬反。武皆表奏狀。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弄謂

官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此侍中官長。豈此邪。不知所置

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

若舍。師古曰。或暫入。或留止也。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

二年。裹子。其十一月乳。師古曰。乳謂產子也。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

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

給我言從中官來。師古曰。中官。皇后所居。即從中官來。許美人兒何

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晉灼曰。昭儀前。要帝不得立許美人為

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

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懟以手自擣

師古曰：懟，怨怒也。搗築也。懟音直類反。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

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古師。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

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

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節室中。簾南。師古曰：簾，音廉也。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

予嚴，嚴持篋書置節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

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噓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紵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

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

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為庶人。師古曰：嬪音麗。詔召入，屬

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梓宮，未大歛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

以大婢羊子等賜子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占師

曰：姓吾，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

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恐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掖庭中御

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

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

王維楨曰：先着公在赦令前一

句而下目歷舉
所不得赦者明
昭儀不當泥此
詞也
一本比作此

一本逆罪作罪
逆

茅坤曰耿育之
疏雖非正論却
于朝廷有裨

唐順之曰強詞

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

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

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

公夫人謂哀姜也。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

解具在五行志。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

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諄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

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

四方也。請事窮竟。丞樞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

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訴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

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

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

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

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

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

有非當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

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末。晚暮也。權柄之重。制於女

主。女主驕盛。則奢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

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

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

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

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

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也。援。音爰。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

之志。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反。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閑宴

之私。誣污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

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

大功。不合眾。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眾臣。陛

下

凌約言曰東萊謂耿育此疏知本僅有褒廣將順以下數語耳若前所云豈其然

隆接頗得趙太后力應前私略遺趙皇后昭儀

隆接末援童謠作結與篇首號曰飛燕相應

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抹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憂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廼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音居謁反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師古曰恩謂哀帝為嗣之恩也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諄天犯祖。古何

曰祖先帝也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晉灼曰使

哀帝不母。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

大。朝請希闕。師古曰請謁也闕猶闕也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

之毒。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

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

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

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

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

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

倉琅根。宮門銅鏤也。師古曰鏤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為

魏郡鄭翁妻。生男惲。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

為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為婕妤。甚有寵。為人材

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酌地。皆祝延之。師古曰。酌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酌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產一男一女。女為平都公主。男為

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傅婕妤。及

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

有子為王。上尙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

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

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

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躬自養

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

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

舅驃騎將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

結為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

陶王。立為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

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春秋不

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

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尙

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詔傅太后

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

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

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

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

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

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

獨不得。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

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

立丁姬為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

隆接特下傳太
后躬自養視句
伏後至太子家
案又按賂遺趙昭
儀此指傅太后
有材略處上亦
自器之應前尤
愛于上句

茅坤曰何嫌而
謝為

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廼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恭皇后父為襲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為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傅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讀曰仲。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

汝昌侯。為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為陽信侯。追尊惲為陽信節侯。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祖始也。儒林傳丁

寬易之始師 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

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為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

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

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太后。兩兄忠。明

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為平周侯。太后

隆接丁傅以一
二年間一段於
敘事中着議論
作斷案為下文
有舉奏丁傅罪
惡句而先為之
洗刷云

叔父憲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明為大司馬。票騎將
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
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傅以二二年間暴興尤
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
曰。王國大車之詩也。穀生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
葬而許之。師古曰。事見禮記。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
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
東送葬于定陶。賈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
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
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至
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皇太后璽綬以

此茅坤曰葬惡如

葬。師古曰。懷謂揆之以自隨也。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
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
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
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梓作冢。師古曰。致謂累也。
祠以大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
姬梓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廼得入。燒燔梓
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柱宮。皇天震怒。災
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令火焚其梓。此天見變。以告
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言尙太優僭也。
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
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既開傅太
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
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

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師古曰。穿謂墳中也。

周繞也。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謂墳中也。丁傅既

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

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傅

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傅氏女為妃。哀

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晏為

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為

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

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

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

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

號。終沒至。廼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也。坐於左而並食。詩逆無道。

王維楨曰。獨載師丹數語。以其言卒驗云。茅坤曰。貴之暴則奪之亟。

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柱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

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

年就館生男。拜為健仔。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

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

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健仔內寵與傅昭儀等。建

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

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健仔直前當熊而立。左

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健仔對曰。猛獸

得人而止。妾恐能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

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健仔男立為信都

王。尊健仔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

陰按。將叙猛獸之變。昭儀慙于健仔。故先下馮昭儀等句。以表其忠之獨異云。

官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為孝王

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

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青

病孟康曰災青之青謂妖病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也未滿歲者謂為王未滿歲也青音所領反字不作皆蘇說誤也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師古曰解音解哀帝即位

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

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由

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昭儀也

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

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郡鉅鹿數十

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與丞相長

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太后指幾得封侯治馮太后

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

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鑿脩氏刺治武帝得二千

萬耳師古曰刺治謂箴之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王

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

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

廼中語前世事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

也師古曰效徵驗也廼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請誅之不忍致法

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

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

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奔為孝王后有兩女有

司奏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

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

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

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徙合浦云

隆按素常怨馮太后與上傅昭儀等皆慚句相應

茅坤曰誣服之詞

隆按熊之上殿二句即立所為受傅太后指

王維楨曰以帝
為成帝後一段
是下文所謂隔
絕衛氏事
茅坤曰莽不思
本外家乎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
豪。女弟為宣帝健仔。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健仔。生
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
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二歲。孝王薨。
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
立為帝。莽欲顯國權。懲丁傅行事。以帝為成帝後。母衛
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廼更立宗室桃卿侯子成都
為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
即拜為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
寶。寶弟立。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脩義君。哉皮為
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師古曰。鬲音歷。食邑各二千戶。莽長子
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
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莽白太皇

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似陳
故定陶傅太后。丁姬諄天道理。上僭位號。徙定陶王於
信都。為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
言。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
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
餘災。大失天心。永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
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
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廼久保一國。長獲天
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
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則。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
后湯沐邑。加賜乃月山玉黃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
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
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

月字疑中誤

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唯衛后在。師古曰中山孝王后也。王莽篡國。廢為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茆。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

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師古曰官為少府。姓宗伯

名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

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積。積謂髮積之。若今之襪為也。以禮雜卜筮。大牢祠宗

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

公第宮。師古曰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豐歆授皇后璽綬。師古曰綬所繫璽音蕭。登

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音頻面反。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

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鬪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

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襄新侯。臨為

賞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

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慤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慤靜也。音烏計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

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祿。節將暨往

者若漢之稱公主

問疾師古曰：椽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椽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為之。后大怒，答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主鑿曰：文約而中尺度矣。吳京曰：謙則致福，而保位全家。盈則致禍，而夷滅放流。此贊之大致也。

呂祖謙曰：班固論外戚之成敗，深切著明。然謂許史不敢縱恣，亦誣矣。蓋寬饒害蕭望之，皆是物也。縱恣有大于此者乎？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靡不同之。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七下終

